春秋經解

一

之間雖無傳者一言之辯而春秋了可知也或曰舍三傳則春秋之事不見不見其事而自為之說是誣也雖然彼惡知三家之善誣也哉或先經以始其事或後經以終其說曰某日為某事某人為某辭其詳至於數百千言又臆聖人之意此某事也諱之而後云某也此某為之也欲有所見而後云某也觀之經則簡畧而難知尋之傳則明白而易見故後之學者甘心於見誣而有志之士雖有疑於其說欲質之而莫得其術於是是非

蜂起各習其師務立朋黨以相詆訾甚於操戈戟而相伐也豈不悲哉彼惡知古今雖異時然情之歸則一也聖賢雖異用然理之致則一也合情與理舉而錯諸天下之事無難矣且嘗謂聖人之辭至約也然而不懼後之人惑者何也恃情與理以自託其言而傳之於後世後之賢者亦恃情與理而能知聖人於千百世之上而不疑六經之傳由此道也且聖人之有作欲以繩當時之是非著來世之懲勸使人皆知善之可就而罪之可

避也故明著之經令曰考之經而無見必待傳者之說而後明是聖人之經徒為虛文而已且聖人豈必後世有三家者為之傳乎其無為傳則春秋遂無用於世矣假如聖人知後世必有為之傳者豈不曰吾經之不明則傳者得為異說以紛綸吾辭吾辭將不信於後世安得不為此慮也耶是故其辭必完具於一經之間其事必完具於一辭之中雖然聖人豈敢以一辭之約而使後世之人曉然知吾之所喻哉故辭之難明者則著例

以見之例不可盡也則又有日月之例焉又有變例以為言者然後褒貶是非之意見矣夫事之多變則辭之不同例之不一與日月之參差不齊蓋不可勝視及其慎思而精考則若網在綱舉而振焉順乎其有條理也聖人以辭與例成其書以情與理而自託其言則所以處後世者亦至矣辭與例其文也情與理其質也文質不備君子不為完人文質不備春秋不為完經世之學者舍情理而專求乎辭例之間是以多惑而至於失也

左氏之失也淺公羊之失也險穀梁之失也迂左氏求聖人之意而不得一皆以事言之而畧其褒貶故常取於近而失之淺公羊謂聖人欲以成後世法必有驚動人之耳目而難言者故常志於難而失之險穀梁謂聖人苟致意焉不當淺近易知必有委曲而深者故常求於遠而失之迂雖然是三家之失其又有說左氏自以為所傳當時之事足以取信於後世雖失之淺而不嫌公羊穀梁自以為傳當時之事畧矣不得不為險迂之

朱震劄子二通

故東川布衣崔子方當熙寧間宰相王安石用事不喜春秋之學正經三傳不列學官是時潁隂處士常秩號知春秋盡諱其學追逐時好況不知者乎逮于元豐習已成俗莫敢議其非者而子方獨抱遺經閉門研究著春秋經解本例例要三書相為表裏自成一家之言以遺子孫人雖云亡其書尚存欲望朝廷下平江府於崔若家繕寫投進

之人君莫不然故書稱大甲元年正月上日是也（按大甲元年語見書序）春秋之義惟書王於二者之中而後聖人之意見矣雖然春秋因魯史而成文而春秋不為魯作其文則魯史而其義則有王者之法存焉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以於歲之首必書王以見賞罰之事必自王者出故曰元年春王正月也其先曰元年春而後曰王正月何也蓋事必繼月以見其年則魯君之年而其事則有王法治之云爾然則隱何

表裏叔于田之詩存則段爲弟可知矣春秋微國之
敗例月段之有京以其衆敵猶之微國故例亦月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宰姓咺名天子之上士也凡天子之上士例稱名劉
夏石尚之徒是也此蓋與宰周公宰渠伯糾稱宰者
異矣仲子者何惠公之妻而隱之母何以不稱夫人
繼其先君不稱夫人不疑也則異乎秦人歸僖公成
風之襚矣成風不繼之莊公妾不得繼其先君母以

子貴故繼之傳公云爾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不稱天王以天王之尊而下賵諸侯之妾以王為不天矣而惠公仲子之賵於王無譏焉則其為夫人明矣然則何以不稱謚古者婦人猶質或謚或不謚是以春秋内女皆不謚惟宋共姬則謚内夫人雖謚而仲子則不謚且如左氏稱惠公元妃孟子亦不謚也故仲子之不謚無足疑者而或者遂以不謚為妾辭成風定姒亦妾耳而皆稱謚何哉按書王始此故稱天王非無譏也隱母之說尤無據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春秋之例大國之卿書名其大夫稱人於內亦然然內不可以稱魯人故没而不書直目其事而已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國伯爵天子之上大夫而有國者也不稱使不目其事以為私行也為天子之大夫而私覿諸侯罪矣故月之以見譏凡來例時

公子益師卒

魯人以其為我而盟故貴而字之史從而書焉當時以為寵而春秋因之以見其恃貴專命之罪云爾裂繻受命逆女為魯之故而遽與莒盟則其恃貴而專命可知矣故凡春秋諸侯之臣有變名而字者皆見其專僭之罪也按本例云離盟不月後不書月者並同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隱之妻也不書葬蓋未葬也以桓王之崩七年而後葬則子氏未葬或有故爾隱之薨猶不葬則夫人遂

之完闕而書焉且春秋於他事必謹日月之例而獨於卒葬則自天子至於大夫尊卑外内一皆同之凡以見其不為例爾使後之學者於此不以例考則春秋可通而無至於惑矣且諸侯不以日卒者三十六而多在曹滕邾莒之小國如曹之書卒者十而其不日者九豈非小國赴告之禮不備歟不然何曹之不日者獨多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皆在齊晉宋衞之大國豈非大國然後赴告之禮爲備歟蓋春秋於此不以著例然後闕之多不嫌也凡書葬之例不言某葬某公而言葬某某公者内辭也以見赴告之使來弔賻之禮往以魯恩義所及而後葬之也如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叔弓如宋葬宋平公之類是也其不書其人則使者微不道焉故也其不葬者外不來赴内不往會策書不得而紀焉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何以不稱公子為弑隱公貶也於是時翬未有罪何遽貶乎蓋曰是隱之罪人耳雖然以理言之當於弑隱之後貶然見於桓之世方書其族以見桓與之同惡而不以為罪故不得不於隱之篇貶也或以為大夫之未命氏者誤矣且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然後始命以氏今翬固公子也何以謂之未命氏

辱其君臣以入為重故謹而日之是以大國次國皆以日入惟小國微國然後以月入郕次國而不日入何也春秋入滅之例有當日月而不日月者以為其國有以自取之今郕不以日入知郕之有罪焉爾傳曰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夫利人之國之亂而欲得志焉者取禍之道也春秋深惡其為故不月與日以見譏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仲子隱之母也隱有孝心故別為其母立宮而祭之此古人所以戒祀無豐于昵而後世有原廟者起於此乎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獻六羽僭諸公也初者始事之辭立煬宮立武宮譏非所立也此不曰立仲子之宮蓋兼譏獻六羽考仲子之宮故獻六羽也考宮例日其不日以見譏

邾人鄭人伐宋

螟

是時魯亦大國也鄭固欲求好于魯恐魯以前日之怨而未聽故來輸平魯於是受之越明年而鄭伯使宛歸祊又明年為中丘之會相與伐宋又明年為時來之會相與入許至桓公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而盟于越矣此足以見鄭人輸平之意也而傳謂墮其成者誤矣夫狐壤之恥見伐之怨前日之成固已敗矣何為更致使而告絶也哉曁齊平及鄭平書已平也此未平也來致平之意而已其不言鄭伯使何也

内女嫁于大夫者不歸叔姬嫁于紀季是不歸者也而歸之何也紀之亡紀季能以酅入齊為齊附庸猶不失有國而叔姬能以婦道自終不失為微國夫人故賢而歸之也春秋之例始嫁于諸侯其終見出而來歸者始亦不書歸不成為婦也郯伯姬杞叔姬是也始雖不嫁諸侯其終猶不失有國而能以婦道自終者則始亦書歸紀叔姬是也此春秋襃貶之深意矣按齊子叔姬見出始亦不書歸崔解未及

滕侯卒

按本例云失日凡外諸侯卒不書日月者並同

夏城中丘

內城之也周之四五月夏之二三月方春之時農事始作而用城邑譏奪民時也傳者謂凡城之志皆譏似誤矣夫城郭之不完不足以為國然則凡城者當視緩急使民以時而已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春秋諸侯皆以名卒蓋其始嗣位而來告其後或有會盟朝聘交好之事故名在策書及其卒也得以書其名蓋慎終也不然則否是以不名卒者七其三在滕其四在杞薛秦宿秦固罕與魯通而宿特一見於春秋至於滕薛杞皆小國豈或始嗣位而失於赴告其後會盟不與朝聘不時名不載於諸侯之策故其

卒不得而書也彼其於交好之義亦薄矣是以不以
名卒者七而未有書葬者見魯亦未嘗往會故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衞侯盟于瓦屋
外盟不日傳謂諸侯之參盟於是焉始故謹而日之
然則凡羣諸侯之盟而莫葢於事者豈春秋所與哉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與大國之大夫盟則辭為之諱避恥也及晉處父

周官時聘以諭諸侯之志則天王使南季來聘可也然終春秋之世王之聘魯者七而魯之臣如京師者五則魯事周之禮可知矣魯之所以事周之禮薄而周之所以荅魯之禮厚皆失之也故春秋志之以見諸侯之强而王室之弱也凡王使例月此不月以見譏具諸類此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雨雪震電例不日嫌二者同日故別言之周之三月

也故不月以見譏十一年時來之會亦猶是矣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防與時來之會則畧之以見譏中丘之會則不譏何也防與時來遠矣而中丘内地且彼遠來會我我無辭焉於公可以無譏矣七年夏城中丘知中丘之為内地也時來鄭地防宋地說者以防為魯地誤矣葢不知今年夏始敗宋師而後取防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不戰而曰敗未得乎戰也宋師之出報翬之伐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郜防皆宋邑繼之於敗宋師之下知其為宋邑也以見公乘人之敗浹旬之間而取二邑故書日以見譏

取邑例時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當是時宋大國也鄭不能事大乃與齊魯比而伐之致宋喪師而失二邑此宋所以怒而入鄭也鄭之見入有以自取之矣鄭尚不知自咎乃復掩其不備而取三國之師春秋惡焉故不月與日以見譏宋衛既去鄭乃與蔡人同伐戴鄭伯欲報見入之怨故從而伐之掩其不備而取三師焉與取宋師取鄭師同義而傳者謂鄭伯因人之力伐戴而取之誤矣戴小國也春秋之例國不言取而言滅滅重辭也無彼之辭

按本例云公不能靖內難而顧入人之國亦不知務矣故加日以見譏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薨何以不地弒也不書弒諱之也有所不忍言也何以不書葬內弒君不葬君弒國亂不得其葬也凡弒君之證有四不書即位繼弒君亦不書即位薨不地不葬是也

田也鄭人欲修其封疆則魯之許田固鄭人之所欲矣如此而後得其實而三家之說則謂非以璧假田也鄭以泰山之祊而易魯朝宿之邑也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故為之諱而以璧假為文又非許田諱取周田而繫之許也嗟夫春秋之作所以明當時之是非著褒貶而代賞罰以懲勸於後世令以國惡之故而為之諱乃詭其事而没其實使是非不明褒貶不著而後世不知賞罰之所在而不為之懲勸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孔父字也何以不名當時之辭也蓋孔父擅貴而專國國人稱之不敢以名而以字云爾故春秋因之以見其事焉惟其擅貴而專國此督弑君而遂及孔父也

滕子來朝

按本例云桓弑逆之人諸侯所共惡今滕子實始修禮而朝事之故加月以見譏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成猶平也與周官調人以民成之之成同義其言以成宋亂何辭不必言以而加以焉偽辭也當時之辭也且會于薄釋宋公次于聶北救邢皆不言以此獨言以者知其為偽也夫桓公之不肖知宋之亂姦臣懼討公覬釁而動兾得所利故與齊陳鄭為稷之會而謀之病其無名乃曰吾為此會用之平宋亂而已三月而為會四月而取鼎其間於宋之事未有與焉然則斯會以平宋亂為名而志在于得賂矣書以成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其曰胥命何蓋相命也古者朝覲宗遇會盟之禮皆同於王及周之衰諸侯强大國自為政上無所出命下無所稟今會遇不同於王盟約各私其國於是有相見郤地之會未及期相見之遇涖牲歃血之盟皆非先王之制也然猶有主其事者故春秋因而為之法凡會者外為主及者内為主如曰公會某侯于某彼欲會也彼為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諸侯非民事不越境而齊侯送姜氏于讙見齊侯之
失正矣讙魯地
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翬之逆女其反也不以翬致何也夫人得見乎公矣
致夫人而已是以知公會齊侯于讙爲受夫人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

則書有所譏焉則書與變而合於禮則書書大雩者二十一以非常而書也論語稱暮春者春服既成風乎舞雩謂建辰之月也傳稱龍見而雩蓋蒼龍之宿昏見東方謂建巳之月也三月四月春夏之交萬物始茂待雨而長故噫嘻之詩序云春夏祈穀於上帝是也夏之三月四月周之五月六月也故春秋未有書五月六月而雩者蓋常事不書故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諸侯失地則名穀伯鄧侯葢失地之君也其言朝何

彼以朝禮來我不得不與之朝也

八年春正月巳卯烝

天王使家父來聘

夏五月丁丑烝

礿祠烝嘗之祭見於經者惟烝嘗而不及礿祠郊社

之祭見於經者惟郊而不及社故知常事不書有所

何以不稱使祭公受命逆王后而因至乎魯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逆曰王后自天子之辭言之歸曰季姜自紀之辭言之王后之行何以不月自紀言之故略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周禮諸侯之世子誓於天子則下其君禮一等未誓

不敢以名而以字云爾彼以字赴史以字書春秋因其實以見罪焉夫能出君而納不正如反手之易則祭仲之權可知也而傳者謂春秋書字以為褒誤矣彼獨不因其事以觀之乎夫突宋出也宋人之所欲立宋以為不得祭仲則忽不可出而突不得立故執祭仲以要之仲不能以巳殉國守節而死難於是廢正立庶徇人之私彼其得罪宜何如則無為稱字以褒之也故知因當時之辭以見惡明矣善觀春秋者

夏五

闕月字又此下當有他事亦闕之蓋來盟例時故知月下有他事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常事不書壬申御廩災乙亥嘗見以災之餘而事宗廟志不敬也且桓無譏而七年焚咸丘八年烝與此嘗則譏何也於桓躬行之事則不譏於國中之事猶譏焉蓋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已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忽未踰年而失國不成為君故其歸復曰鄭世子且見忽之當立故也其言復歸何内有援也凡言歸者得其所也入者自外入而已未得其所也自某歸入者某有奉焉故也復歸復入者内有援焉故也歸入

者外辭也復者內辭也有復之者也其褒貶善惡各隨其事見焉此春秋之例也

許叔入于許

許叔許君之弟也不曰許男之弟而曰許叔繼國之辭也猶蔡叔之稱爾傳載鄭莊公入許之辭曰奉許叔居許東偏以撫柔此民向使許君有世子自當奉許世子不當奉許叔也則許叔之立而繼世明矣是歸而為君者也然則何以不言歸自隱公之季年三

四書王者何也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此蓋以例而書見其大者不治也二年十年十八年三書王凡桓之篇非獨桓事亦有他諸侯之事存焉故春秋於桓之書不治於諸侯之事則治之不書王者以賤桓其書王者凡治諸侯也元年書王以例書為桓也二年書王以正始十年書王以正中十八年書王以正終為諸侯也且春秋不為魯作豈以一桓公之惡而絕天下諸侯哉